

唐末徐州农民起义的故事

振 翩 編 著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唐末徐州农民起义的故事

振 翩 编 著

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

內容介紹： 本書所敘述的是唐朝末年发生在徐州的一次农民起义。这是在黃巢大起义以前的一次規模巨大的农民起义。起义軍曾在徐州、宿州、濠州、丰县等地和唐軍进行猛烈的战斗，取得了一連串的胜利。本書以故事体裁描述了这次农民起义的經過。

唐末徐州农民起义的故事

振 鵬 編 著

*

江苏省书刊出版营业許可證出〇〇一號

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

南京湖南路十一号

新华书店江苏分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耗1/32 印张 2 13/16 字数 45,000

一九五八年六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八年六月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7,000

目 录

一	唐朝的衰落	1
二	徐州兵变	4
三	武装回乡	7
四	正式举起了义旗	15
五	攻克彭城	29
六	血战泗州	33
七	都梁大捷	46
八	离开了群众	53
九	挫折	56
十	决心战斗到底	64
十一	濠州保卫战	71
十二	投机分子的叛变和彭城的失陷	74
十三	最后的战斗	83

一 唐朝的衰落

唐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朝代。

但是就整个唐代将近三百年的历史来说(公元618年—907年):前半期约一百四十年左右的一段时期,是非常强盛的;而后面的一百四五十年的时期就逐渐走向衰亡了。在它的前后期之间经过了一次大规模的内战,那就是“安史之乱”。唐朝政府费了八年功夫才把这次大叛乱平定。从此,唐王朝就日益暴露出它的衰落的景象来了。

在内战中有功的将军们各自占据一块地方做起土皇帝来,形成了分裂割据的局面。边疆上的外族人就乘机侵入中国。唐朝政府为了要用兵打仗,就需要大量的钱;而皇帝和贵族们的生活又是极端荒淫奢侈,用起钱来没个底。国库空虚了,就拼命地增加各种各样的税收,如酒税、盐税、茶税、矿税、市舶税、除陌税等等。除此以外,地方官为了要讨好皇帝,又拼命搜括老百姓的财物送到宫廷里去“孝敬”皇帝,叫做“进奉”,有“月进”、“日进”、“羨余”等等名目。这样,人民更是被剥削得可憐了。大诗人白居易在他的诗歌中代表人民

痛斥那些害人的官僚們的可耻行为說：“夺我身上暖，
买尔眼前恩……”；“剥我身上帛，夺我口中粟，虐人害
物即豺狼，何必鈎爪鋸齒食人肉？”皇帝、貴族、官僚象
豺狼虎豹一样地吞噬着人民！

皇帝的日常用品又經常用官价强买，使一些小商
販也受尽了敲詐之苦。每当宮市使^①出来的时候，連
市面上卖餅、卖漿的小商販都紛紛逃避，好象見了狼虎
一样。白居易所写的詩歌“卖炭翁”，描写一个卖炭的老人，
推了一車炭到市場上来卖，“可憐身上衣正單”，而
心里却是“心忧炭賤愿天寒”。这是多么淒涼呀！可是，
这可憐的老人偏偏又碰上了宮市使，結果只給了他一
点点紅紗和綵，就把他的一車炭强买去了。从这里，可
以看出：当时的人民是过的什么样的生活。

那些大大小小的軍閥們各自割据了一块地方，仗
着自己有武力，随意压迫人民，掠夺人民的財产和土
地。因此，当时的人民不但要受宮廷里“大皇帝”的压
迫和剝削，还要受当地“小皇帝”的压迫和剝削。

农民的土地慢慢地被貴族、軍閥、官僚、地主……
夺去了，他們或批成群地被迫流浪到外地去。有些人
到处飄蕩成为游民、乞丐；也有些农民因为繳不起苛捐
杂稅，被迫把土地送給大地主，自己投靠到大地主家里

①宮市使是專門为宮廷里采办日用品的太监。

去做“佃客”。这样，他們所受的压迫和剥削，就更加殘酷了。

那些軍閥不仅掠夺人民的財产，而且常常互相爭奪地盤，因而引起了連續不断的內战，严重地破坏了当时的生产。

由于战争的破坏，水利失修了，受到的自然灾害也就更大。平时尚且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民，碰到荒年就越发活不下去。

唐朝末年，西南邊疆上的外族人，如吐蕃、南詔等，向中国大举进攻。唐朝政府为了抵抗外患，需要大量軍費，就又增加捐稅，拚命地压榨人民。

当时，黄河中、下游地区，連年遭到水灾和旱灾，从虢(河南西部)到海濱(山东、苏北一帶)地区的无数灾民沒有糧食吃，只得采了蓬子磨成粉当飯，把槐树叶搗爛了当菜来充飢。而州、县官还要逼他們交糧、交稅，把他們的房子也拆了，树木也砍了；官吏們把木料卖了，只够做一次酒食費。

当时的皇帝唐懿宗李儀，是个十四岁的小孩子，什么都不懂，一切事都交给太監田令孜处理；自己只是每天在宮廷里游戏，賞賜給乐工、歌伎的錢，一下子就是几万。千千万万受灾农民成批成批地冻死、餓死，封建統治者誰也不去管它。

到了这样的地步，人民怎么能生活下去呵！生路只

有一条：挺身起来推翻这个已經腐朽不堪的王朝！于是，全国規模的农民大起义就逐渐酝酿成熟了。

在黃巢领导的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(公元874年—884年)爆发以前，在浙东先发生了以裘甫为首的农民起义(公元860年)，可是，不久就被統治阶级鎮压下去了。紧接着，在徐州爆发了以龐勛为首的农民大起义。这是黃巢起义以前一次規模浩大的农民运动。

二 徐州兵变

唐懿宗咸通三年(公元862年)七月，徐州发生了兵变。

唐朝在“安史之乱”以前就实行了募兵制。被招募到军队里去当兵的，除了一部分流氓、兵游子等坏蛋以外，大多数是失去了土地的善良农民。他們沒有别的办法，只能把“当兵”作为生活上的出路。但是，当了兵以后，仍旧要受到將官們的严重压迫和剝削。

当时，徐州的节度使名叫温璋。温璋是一个非常殘暴的人，他虐待部下的士兵，动不动还要杀人，对人民的榨取也是极其狠毒的。因此，人民都怨恨他，手下的士兵和下級軍官也恨他。

一天，温璋为了一些小事情大发脾气，他叫着、罵着，真象要把冲犯他的士兵一个个都杀了才甘心！突

然，“哗”的一声呐喊，士兵們一齐轟动起来了：

“这象个什么將官呀！不講理！”

“我們不要这个温大人！”

“我要和他到皇帝面前去
評評理！”

“干脆給我們滾蛋！滚！”

頓時，衙門里外集中了上千个兵士，气势汹汹地向着温璋涌来。温璋急得手足无措，面色也变了，这时再也要不出威风来了，只得轉过身来向后面奔逃，开了后门溜走。从此，温璋再也不敢回到节度使衙門里



“哗”的一声士兵們一齐轟动起来

来，却匆匆地赶进京去向朝廷报告和請罪了。

自从徐州发生兵变，赶走了节度使温璋以后，朝廷立刻命令当时最凶悍的軍閥王式到徐州去进行鎮压。

那时候，王式正在浙东^①。不久以前，他曾經鎮压了裴甫所领导的浙东农民起义軍。他手下的軍队，是当时政府軍中最强的一支。王式接到圣旨以后，立刻率领着忠武、义成二鎮的大队兵馬赶往徐州。

八月初，王式到达了徐州。那些“關事”的兵將得到了这个消息，都不免有些緊張，不知應該怎样对付才好。王式却只裝沒事一样，只管自己在衙門里办事，了解一些徐州的情况。徐州的兵將看他毫无动静，反而逐渐地放下了心，也不做什么准备。

三天时间匆匆过去了。王式忽然下令，杀猪宰羊来犒賞跟隨他到浙东去鎮压农民軍的二鎮兵將。又邀請了兩鎮的將領到节度使衙門赴宴会。在宴会上，王式宣布了一道命令，約好各軍將領同时向徐州“叛軍”发动进攻。宴会散了以后，兩鎮將領各自回到了自己的軍营，立刻穿起盔甲，命令全軍作好战斗准备。一会儿，兩鎮兵將就把徐州駐軍的各个軍營全部包圍了。可憐徐州駐軍事先一些也不知道，竟毫无准备地被繳械、俘虜了。于是，王式立刻下令：把参加叛乱的兵將全部斬

①就是現在浙江省的东部。

首示众。当天就杀死了几千人。

唐朝政府用残酷的手段镇压了反抗者，而且对整个徐州的人民抱着仇视的态度。

咸通四年(公元863年)冬天，朝廷下令把徐州改为观察府，降低了徐州的军事地位，把军队分驻到别地去，只留下二千名士兵镇守。第二年(864年)的夏天，唐政府又借口西南边防吃紧，必须招要招勇悍的士兵去抵抗南诏人的进攻，就下令在徐州和泗州等地征募二千名士兵送到安南(越南)去攻打南诏人。朝廷还特地通知徐州的观察使崔彥曾，要他严厉地管束这些戍卒^①。崔彥曾是个非常兇暴的官僚，他部下的都押牙^②尹戴、教练使^③杜璋、兵马使^④徐行儉，都是些出了名的兇狠家伙。他们把那些征募来的戍卒监视得紧紧的，一点儿自由都没有。

等到人数招足以后，就由徐州方面派人把这些戍卒送到西南边疆去，其中有八百人被送到桂州^⑤去防守，并且约定防守的期限为三年。

三 武装回乡

三年时间很快地过去了，守在西南边防上的徐州

^① 戍卒就是边防军。

^{②③④} 都是唐朝武官的名称。

^⑤ 桂州即今广西省桂林市。

人，心里都怀念着自己的家乡。“三年”戍期已满，应该调防，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呢？”戍卒们的心里不免有些焦急。他们天天伸长着脖子在盼望着调防的命令。又过了一些时候，消息终于来到了。但是，这是一个不好的消息。将官们对大家宣布说：“因为边防很吃紧，大家必须留在桂州，服役期延长三年！”

戍卒们听到了这样一个不讲信义的命令，心里都非常忿怒；但是，在将军们的压制下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他们只得隐忍下来，再守三年边防。

三年时间似乎又是那么快地过去了，调防的期限又到了。“这下子终可以安安稳稳地回到故乡去会见亲人了吧！离别六年了，怎么会不想念呢？”戍卒们日夜等待着，希望长官们早些来宣布调防的命令。一眨眼，几天工夫又过去了，戍卒们等得实在有些耐不住了，就纷纷向将官们提出请求，要朝廷赶快调新兵来接替。可是，将官们却推三推四地说：“调防的事是由观察使负责的，我们怎么有权处理呢？你们还是耐心地等待观察使的命令吧。”

等着等着，调防的消息还是没有，真象石头沉到了海底。

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那些官长们是怎样打算的呢？原来戍卒还乡必须支出一笔很大的军费才能征募到新兵来代替。朝廷发下来的、和向当地人民征收的军费，

大部分都裝进了將軍們的腰包；要想从將軍們的腰包里倒出錢來募兵，那是办不到的事。这就是在桂州守邊的戍卒迟迟不能还乡的原因。

都押牙尹戡明知道在桂州守防的戍卒，服役期又滿了，他却对觀察使崔彥曾說：

“要征募新兵就需要大量的錢，現在軍庫空虛，我看還是把那些旧卒再留一年吧！”

崔彥曾是和他有着同样心思的人，軍庫里为什么会空虛？他們肚子里都明白。因此，他就同意了尹戡的主意，馬上差人把命令傳到桂州去，向戍卒們宣布：服役期再延長一年。

戍卒們听到了这样一个命令，怎么能够再忍耐下去呢！大家立刻忿怒得激动起来，可是事先沒有經過商量，因此，一时也不知道應該怎么办。

戍卒中有几个小軍官，如許佶、趙可立、姚周、張行實等，都是曾經反抗过唐政府的好汉，这时他們心里早已打算好了，坚决用行动来反抗，使大家都能够回到家乡去。

那时正好有个机会来了，原来負責南方邊防的觀察使李叢調到湖南去了，而新官還沒有来。許佶等就利用这个机会秘密地和伙伴們商議，准备杀死監視他們的將官，然后大伙儿一起回乡去。

一天夜晚，許佶悄悄地召集許多比較亲密的同伴

在一起商議。

許信對弟兄們說：“兄弟們！我們出來了六年頭了，大家都想回到家乡去和自己的亲人見面，但是將官們一再欺騙我們，硬要把我們留在這裡。誰願意老死在異鄉呢？現在倒有个好機會，這裡只有都將王仲甫在監理軍務，我們只要把他刺殺了，誰敢不放我們回家去！弟兄們，誰願意跟我一起干這件事？”

伙伴們聽了，都說：“行！長官硬把我們留在這裡，不招新兵來接替，一點信義都沒有，存心要讓我們死在異鄉；他們要我們死，我們難道要他們活嗎！”

姚周說：“我們大伙兒回鄉，沿路官軍一定要來干涉的呀！我們事先倒要作好準備，推舉出一個首領來，好替大家作主，決定行動。”

趙可立接着說：“對！就推舉許大哥吧，你們同意不？”

許信急忙搖手阻止說：“不行！不行！領導大家干大事的，要有才有德的人才行呢，我這粗人怎麼能擔當得起。我看糧料判官龐勛是咱們同鄉，他倒是个好人，有才有德，不如明兒推舉他做首領吧。”當時大家都同意了。

第二天，許信、姚周等帶了一伙弟兄去見都將王仲甫。

許信走上前去，先向王仲甫行了个禮，說：“王將

軍，我們離開家乡已經六年多了，現在又說要延長一年，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讓我們回家去呢？”

王仲甫聽到又是講調防的事，心里就很不高兴，馬上板起面孔來說：

“留你們在這裡是朝廷的旨意，現在邊防吃緊，你們不要老提回乡的事！”

許佶忍住着怒氣說：“將軍，弟兄們實在想念家乡了。大人也該為大家想想，向朝廷請求請求才行呢！”

王仲甫發怒道：“許佶！你身為都虞侯^①，却不為朝廷着想，邊防是何等重要。你不要在這裡胡說八道，你若是有意要煽惑人心，我便斬了你！”

許佶听了，頓時大怒，正想动手；趙可立、姚周、張行實等早已拔出佩刀，一跃而上，向王仲甫刺去。王仲甫措手不及，被姚周一刀杀死。

許佶提着王仲甫的頭向成卒們 大聲說：“兄弟們！我們是一起從徐州被征募來的。朝廷和我們約定三年調防，這是大家所知道的。後來，說是邊防吃緊，要我們再守三年，我們還是忍耐着。挨過了六年，還不讓我們回家鄉去，朝廷还想欺騙我們，壓迫我們，不是存心要我們死在這裡嗎？所以我們把將官殺了。大伙兒不要散開，咱們一起回家鄉去！倘使沿路官兵要阻擋我

①武官名

們，我們也就對他們不客氣！我想做事必須要有个領頭的，龐判官是我們的同鄉、有本領、有義氣，我們不妨請他做我們的首領。眾位以為怎么样？！”

戍卒們都齊聲歡呼，表示同意。當時就把龐勛請了出來。

龐勛對大家說：“朝廷對人的确太不公道了，現在事情已經這樣，我們大伙兒回鄉去吧。不過沿途官兵是不肯罷休的，我們要准备好，現在先去把兵庫里的武器拿出來，武裝了自己好抵擋追兵。”



打開軍庫挑選各人合用的兵器

戍卒們一聲吶喊，立刻冲向兵庫，打開了庫門，把

里面藏着的大量武器搬出来，各人搶着挑选自己合用的衣甲、刀枪，紛紛武裝了起来。然后集合队伍，由龐勛指揮着，从桂州向着自己的故乡——徐州出发了。

这是咸通九年(公元八六八年)七月里的事。

九月里，龐勛率領了队伍进入湖南。那时候他們的目的，只是要回到自己的家乡。沿路官兵也知道他們的情况，又看到他們的气势很大，所以并不去攻击他們，只是不許他們进到城里去。

朝廷知道了这件事，恐怕事情鬧大，就派大臣張敬思帶了圣旨来向武裝回乡的戍卒們宣讀，說明朝廷赦他們无罪，并且答应把他們送还家乡去。于是戍卒們就停下来，等待朝廷来遣送他們。湖南的监軍怕他們会鬧起事來，就假仁假意地騙他們說：

“朝廷知道你們不是想造反，只不过是离开家乡長久了，都很想家，現在朝廷已經答应送你們大伙儿回乡去，你們把武器丢下吧，帶在身边行动不方便，而且你們帶了这些东西回家又有什么用处呢。”

戍卒們本来都是善良的人民，听了这番假仁假意的話就相信了，立刻都解除了武装。虽然龐勛、許佶等竭力劝阻也沒有效果。

等到戍卒們放下了武器，节度使崔鉉①立刻派出

①鉉讀玄。